



嚴助

朱買臣

吾邱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東方朔

公孫賀子敬聲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子憚

蔡義

陳萬年

鄭弘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霍光

金日磾

子安上

召南按助對策在  
建元元年

召南按藝文志作聊  
蒼微橫家有待詔  
金馬聊蒼三篇班  
自注曰道人武帝時  
又嚴慈奇志作莊  
慈奇官常侍郎有  
賦十篇班自注曰  
枚舉同時蓋其大  
本姓莊史因避明  
帝諱改為嚴猶  
莊忌莊助稱嚴  
忌嚴助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

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

軍嚴慈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安樂也公孫弘起徒步數年

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

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曰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

數詘師古曰詘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斤勿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排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

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閩何

非嚴本何校

通鑑考異曰是時  
尉誤也下云尉  
不足與計蓋亦追  
呼其官或亦誤耳

淮南王安諫  
伐國越書

脫沒字

封圻封字脫何

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呂問太尉田蚡蚡曰為

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

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

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德也言德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呂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當為臣子也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呂

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為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

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

越復興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

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與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

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呂誅越臣安竊

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劓髮張楫以為古劓字也

師古曰劓與翦同晉說是也不可曰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

正朔師古曰與讀白豫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言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衛賓服見於此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

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遠也

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閒篳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篳也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味而多水

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斂何

沒

內何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斷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

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

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臣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蕙輕薄負約反覆

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

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賣子臣接

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賣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賣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養婿耳賣婿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音拱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備也齋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

也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贊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

之音無所依據險與踰同拖舟而入水師古曰拖曳也音心行數百千里夾巨深林叢竹水道上

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儂傳夏月暑時歐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

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王長也間忌人

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以其軍降處之上塗蘇林曰塗音耿奔之後復反會

忌此本作開轉寫字誤省耳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懼音直孝反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

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曰為記曾未入其地

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

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

劉敬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

死。曰。暴。露。中。原。露。清。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

閉而晚。鼯。不。及。夕。師古曰鼯古朝字也言憂危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限

曰。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已。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不。可。已。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廼。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緣。力。薄。林。孟康曰緣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緣弱也言其柔弱如緣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已。保。地。險。而。中。國。之。人。

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輓饗亦餉字。南。方。暑。

溼。近。夏。癘。熱。師古曰癘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壺。疾。癘。多。作。兵。未。

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已。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已。誅。死。其。民。未。有。

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已。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已。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已。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

印之綴。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墜也。而。威。德。並。行。今。已。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已。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窺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勅。

食。糧。之。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勅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紉。師古曰

曰。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樹種葉枝何

此言入越必用  
多人必多喪亡  
故覆言南方暑  
熱以見病死之  
多非與前一段  
相複也

名南按章注非也  
餘干即志所謂  
餘汗屬豫章郡  
非越邑也越人先  
於餘干縣接界  
之地治田耳

宋曰洲本  
生作蟲  
何校蟲通  
顧炎武曰  
印下文而  
云國越王  
弟餘善殺  
王以降者也  
當淮南王上  
書時不知其  
名故謂之甲  
猶云某甲耳  
師古注非考

前以淮南伐越言未戰疾死者多此以秦伐越言屯守諳戍之毒前後一意而少有淺深

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之時外內

騷動百姓靡散師古曰靡散也音靡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

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

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

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

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臣逆執事之顏

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廼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廼微與衆也師古曰廼

析新者與主駕車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曰四海為

境九州為家八蔬為圃江海為池師古曰八蔬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汭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已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

租稅之收足已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

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嚮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霑潤澤

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

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閒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籬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數漢何

憑凭並何

持誤引何

作越出兵擊之無通字何

莫

無死字何

黼何

黼何改

氓通典何

閑

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臣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廼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廼幸

與兵誅閩越死無呂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昧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呂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呂比年凶菑害衆。師古曰菑古災字。夫呂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

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呂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呂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

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呂制海

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

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

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工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

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言虎狼之心貪據百越

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屯師古曰言未曾會師古曰言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

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今及農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

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故

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師古曰報盛德閩王呂八

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士卒罷倦師古曰罷三王之衆相與攻之

因其弱弟餘善呂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呂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

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

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

使使者臨詔臣安呂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間語上問助

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上問所欲對願

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

曰懷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北枕大江師古曰

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曰春秋對毋曰蘇秦從橫師古曰從助恐上

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

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

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令躬詔

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

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

欲勿誅師古曰以廷尉張湯爭呂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

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誠何

作輕小

今助殿本  
何校改全字

無富字 大字本 有得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日給

食師古曰艾讀日對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

道中師古曰嘔讀日誦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

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日汝妻恚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

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

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日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

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曰為罷敞中國師古曰罷讀日疲上使買臣難

誦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買臣

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一

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

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

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

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

日飯首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

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日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及次下亦同守邸曰

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

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之與計吏俱送計也相推排陳列

召南按泉山今曰清源山在泉州府城北去海甚近而下文乃云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者即大海中島嶼歟

入室中顧泰武曰即會稽邸中也即如京師之會館

多一內字 大字本 無

長補板無長  
字何

多南按說出句章  
浮海從東方往即  
前買臣西畫洋  
海直指泉山之東  
也

地理志東郡領  
二十二縣都尉治  
東阿壽王時以  
都尉兼太守則  
並屬都尉矣  
考証

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殿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如今州牧師古曰傳買臣遂乘傳去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

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

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

復焉師古曰復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

東越師古曰說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

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

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已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

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

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

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官至郡守右

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呂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

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基行簞法曰塞白乘五至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

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

不許師古曰請於黃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

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

上召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

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呂為天

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

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

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師盜賊不輒伏

禁民挾  
弓弩對

明本是以二字  
在知者陷愚上  
廢本與明本同

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已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

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已衆吏捕寡賊其執必

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已爲禁民毋得挾

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已相害已禁暴

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已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已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攻彊侵弱衆暴寡海內

抗敝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

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

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爲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

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已稷鉏筆挺相撻

擊師古曰稷摩田之器也筆馬櫛也挺大杖也稷音憂筆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

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已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男子生桑弧蓬矢已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

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射以皮爲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

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之之功也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

王合射已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已

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已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

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已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

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誅服焉及汾陰得寶鼎

作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大類同元從大字本何校

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  
 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  
 然壽王獨曰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  
 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  
 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  
 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  
 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  
 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  
 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  
 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晚  
 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償不

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其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

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

不惡切諫臣博觀忠臣不避重誅臣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

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臣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者書

古主兵之官有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春蒐秋獮諸侯春振

旅秋治兵所曰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

殺氣也振整旅眾也也籀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

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

通鑑考異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楚畧

諫伐匈奴

威州其事皆在元光元年以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

胡三省曰河水運  
安定北地朔方界  
皆北流至高關  
始原而東流過  
雲中榆林縣又  
屈而南流故朔方  
河

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  
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日行重  
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勝必  
可和調也秦皇帝  
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  
音糜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巨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師古曰地多  
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  
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連載芻稟令其疾至故  
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腫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  
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端反又音誰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  
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餉師古曰餉  
亦餼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  
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身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  
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  
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  
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  
音芳目反適足為結怨  
深讐不足為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侮所為為業天性固然  
師古曰來侵邊竟而歐略人畜也  
歐與驅同其字從文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  
也督視責也禽獸畜  
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為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  
思慮變易  
矢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  
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  
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  
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

境何  
亡史作忘

宋曰皆字疑作比  
謂言比來在何處  
也若云皆安在則  
似淺而不雅

民上更有之字何

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  
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  
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  
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  
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則逆  
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  
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  
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呂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呂德施實分  
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  
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呂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

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麩也諸侯五卿大夫

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饑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之言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偃

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呂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

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成就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

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

所具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

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

呂王與姊姦事動王王呂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

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

宋曰越本告  
作巨

武疑

顧炎武曰地理  
言世務  
書

志無燕郡而無終  
屬右北平考燕王  
定國以元朔二年  
秋有罪自殺而元  
狩六年夏四月始  
皇子旦為燕王其  
向為燕郡者十年  
而志軼之也徐樂  
上書當在此時而

無終於其時屬  
燕郡後改右北平  
耳

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  
諸侯金呂故諸侯子多呂得封者及齊王呂自殺聞上大怒呂為  
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  
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  
首惡非誅偃無呂謝天下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呂千數及族  
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呂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  
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身非王公大人各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執之把也時秦銷兵器偏袒  
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

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呂  
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

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

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  
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

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  
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

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  
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併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展，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臣安。師古曰：言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奚何也。

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

漢書六十四

顧炎武曰：鄒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亦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可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可追改也。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安者，臨菑人也。臣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衍曰：政教文

質者，所曰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也。

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

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

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臣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臣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

而微末矣。師古曰：微，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

夸殺人，曰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偽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

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

史無前一段及聞起

偽采淫泰非所已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是已天下人民逐利無已

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已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已和其心心

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

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音工衡反以下並同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

已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

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介胄生

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

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已為鍾虡師古曰虡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示不復

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己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

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讀曰嚮省繇役貴仁義

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

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

諛者衆師古曰調古諂字日聞其美章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已北

攻疆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讀曰闢戍於北河飛芻輓粟已隨其後又使尉屠

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

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已戍越當

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

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

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

何校既改得又云大字本既

日意

更

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

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

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

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翫略葳州，建城邑。張

曰：葳，貉也。師古曰：葳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

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瑞反。非所已，巨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

結怨於匈奴，非所已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拏，相連引也。音女居反。

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已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列城數十，形束壤

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制，執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非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

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已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已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

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已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已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

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

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

五蹄。師古曰：一蹄，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

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

白麟奇木

各南按此對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

白麟時也昆邪乘降其事在三年秋

預言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

六將軍絕幕克復而霍去病以

票姚校尉立功封冠軍侯耳況去病

至元狩三年始為票騎將軍在元

年何以預言票騎疑票騎抗旌二

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用也

劉歆曰是時未有秦時后土廟注失之

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

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任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社師古曰抗舉也右社從中國化

也昆音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

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二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者斯之美也夫人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薙之郊宮謂

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燎祭也

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謂充祭祖也

善首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巨應緝熙服虔曰首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春茅為藉也孟康

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師古曰以饋謂充祭祖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

蓋六鵬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鵬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

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巨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

今此獨一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

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辨要音一遙反斯拱而蹙之耳師古曰拱

手而待之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

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宋注文左

字

天

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偃矯制

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

如淳曰鑄銅鐵屑熾

火謂之鼓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

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

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

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

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

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

廢國家不足已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

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

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已并給二郡邪將執

宜有餘而更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

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廼能舉火此

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

也而直矯作威福已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

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

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將幸誅不加欲已采名也幸冀也

偃窮誅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

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

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類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還當已

蘇說軍問已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

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

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棄繻生也軍

行郡國所見便宜已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

朝欲遣人為軍自請曰雷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

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

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

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

呂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

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

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

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

印綬壹用漢法呂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

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

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

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當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

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

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

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

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褒既至詔褒

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

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縉帛之麗羹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

聖主得賢臣頌

太文類大案釋文云天知字一音恭作大

曰陰音含師古曰稷即今之熬米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

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

師古曰顧猶反不足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

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其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

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

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音博也器用利則用力

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

作貌也師古曰如說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機清水焯其鋒師古曰焯謂燒而內水

也焯音越砥斂其矜晉灼曰砥百出南昌故曰越也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師古曰

音之亮反又忽若彗汜畫塗師古曰彗帚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如此則使離婁

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

而不潤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潤亂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駟驂乘曰康

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音靄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

則且至故曰乘且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

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躡躑於蔽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

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

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縱馳騁驚忽如景靡

師古曰亂馳曰驚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鬼言其起疾之甚鬼音口內反追奔電逐遺

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

其遠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遠謂所行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燠音乃短反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已易海內也是已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已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

文選愚下有心字

石誤百

宋曰別本注文只一記字

參驗二字文類作駟駕三馬也四字

貂狐選作狐貉

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

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臣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

師古曰人逸閒也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

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

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百里自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

鬻鬻子飯牛

師古曰鬻鬻買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解牛解在鄒陽傳鬻音七六反

離此

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

得闢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

張晏曰與幽也潔狎也淨也言傲與潔汗不章

顯也師古曰泮音先列反

離疏釋躋而享膏粱

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躋也臣贊曰以繩為躋也師古曰躋自今之鞋耳贊說是也躋音居略反

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曰資說士

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

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

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

蟋蟀

疾秋陰蟬蛩出巨陰

孟康曰蟬蛩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蟬蛩甲也

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師古曰艾讀曰又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

師古曰契讀與高同字本作僕後從省耳

明明

在朝穆穆列布

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

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一工一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

逢門子變烏號

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

猶未足曰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曰顯其德上

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

師古曰已亦大也沛音晉大反

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曰胡曷皆何也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

師古曰臻字與臻同

是曰聖王

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

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

恩從祥風

德與和氣游

師古曰翱翔也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師古曰塞滿也

遵遊自然之執

文選引張晏注作辱汗也此疑脫辱字即何

蟲

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

印。詘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壽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

伸响嘘皆張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嘘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曰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曰寧也。是時上頗

好神僊。故褻對及之。上令褻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褻等放獵

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曰差賜帛。議者多曰

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

執無事為之猶賢也奕今之圍也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如

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警今世俗猶皆曰此虞說耳。曰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論。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

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褻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

善忘不樂。詔使褻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虞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

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褻所為。甘泉及洞簫頌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今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

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褻往祀焉。褻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

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

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

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

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

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

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

執何

恭殿本  
恭何改

正統本開

罷擊珠  
厓對

脫西字

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

先帝功德經義何巨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

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敢昧死

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

不能優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

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

德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

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

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謂楚所溺也齊桓楮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

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白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

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

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二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

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轎愛載於車上大駕出則吉

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

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

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

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

三何

危行

西

得

宋曰當作九年宋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

不復出征矣捐之  
之云蓋其誤也或  
者誤以建元為元  
狩欵

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錄冒頓以

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師古曰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西連諸國至于安

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比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

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

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

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

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

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立曰藉師古曰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謂反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師古曰詩小雅采芣之

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讐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呂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

中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師古曰璠瑁文甲也璠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已往者羌軍言之暴師

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呂少府

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

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已為非冠

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已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

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曰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曰為

一厲兵馬  
大字本作籍  
兵厲馬何

詔 罷珠厓

召南按珠厓始為郡在武帝元鼎六年至元帝初元三年而罷凡五郡六十五歲

當擊水相于定國。曰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

凡十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曰上費用三萬萬餘。尚

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

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

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曰相贍。又曰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

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彊。

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

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曰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曰材能得

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

蘭。張晏曰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辭大夫。張晏曰瘡也。辭廣德為御史大夫。師

古曰瘡與愈同。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

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

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黃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

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

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

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今字。上信用之。今欲

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

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

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游。宜賜爵。關內侯。引

其兄弟。曰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曰知名

本何改

何校

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林師古曰顏榮回閔子騫

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林列侯呂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

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

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

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

白之上迺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

之懷詐偽曰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

語岡上師古曰岡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王

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鉗

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謂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也言魯

以靖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

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

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

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二十四下

終

漢書六十四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顯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

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之士待呂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

呂千數

師古曰衛行賣也鬻亦賣也衛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服虔曰無宿諾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捷若師古曰編列次也音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平曰勇賁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曰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攝文類傳

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

劉敞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劉敞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曰為天子大臣矣

臣朔昧死再拜曰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臣為大奇也令待

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請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丁並同

久之朔給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人曰為騶謂之騶騎曰上曰若曹無

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

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

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

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

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

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開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自反置守宮盃下射之皆

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曰器養之食曰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曰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已防開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為辟宮辟亦禦

扞之義耳盃食器也若盃而大今之所謂盃盃也盃音撥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迺別著布卦

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曰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定跂跂脈脈善

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蜥蜴蜥蜴蜥蜴故朔曰

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歷反蜥音余赤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歷反蜥音余赤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

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

公孫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

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

是寔藪也蘇林曰寔音貧寔之寔藪音數錢之數寔藪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寔藪藪器也

類林藪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寔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藪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林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寔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

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何任防淫逸也一謂之微何能食丹砂斤人亦安肯捐之丹砂以餌一蟲也劉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蜥蜴俗呼為蝎虎者是也此物惟在屋壁宮戶間夜蓋蓋用此得名耳且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

宋曰帝當王本作號

俗呼何

宋曰角音盃盃或不用也殿本少蜥場三字先殿本

殿本不能上有朔字宋曰數音數景本作藪

劉敬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 蓋下小物在盆下... 固可知也但不當... 改前孟字為盆... 爾又以寄生為盆... 菌形圖似窠數而... 云非寫木尤疎誤也

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蓋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暉傳鼠不容穴...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

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上令倡

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髒箭之髒暑音瓜灼之灼

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納表之納也師古曰咄咄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

與為隱耳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

者鳥哺穀也項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穀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雛音口豆反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

為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标呲牙何謂也張晏曰齟

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鳥加反标音五伊反呲音五侯反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呂

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

曰言鬼神尚幽闇故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

标呲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鑿出莫能窮者

左右大驚上呂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詔

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

日當蚤歸師古曰蚤古早字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呂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

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上

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

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南獵長楊東游宜

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呂為在鄂非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

祭宗廟也酎音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

紂解在景紀

鑿當作鋒考

傳

設何

優

劉敬曰之衍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呂夜漏下十刻  
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

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地師古曰稱有芒之穀總稱也抗其不黏者也音與民皆號呼罵詈師古

曰呼音相聚會自言鄆杜令令往欲謁平楊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

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畱迺示呂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

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

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

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呂東師古曰微遮繞也循行視也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

宣曲呂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

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鄆縣也於是上呂為道遠勞苦

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

舉籍阿城呂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呂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蓋屋呂東宜春呂西

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呂為上林苑屬之南

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呂償鄆杜之民師古

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

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呂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驕溢

靡麗天表之應應之呂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弋

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呂為苑何必

蓋屋鄆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呂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呂東商雒呂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

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呂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呂謂之陸海也秦之所呂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官人史文自無之後傳由延年起至重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

諫起上林苑書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師古曰羊草各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蠅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益人亦取食之貧者

得呂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呂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

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

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

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困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師古曰騫亂馳也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一日之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

不嘗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

是其所不可三也故務苑

圍之大不恤農疇非所呂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應劭曰糾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目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

城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

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澗不浸稼穡不成熟霜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已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呂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

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于昭平君師古曰慮音慮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

主病困呂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

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

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呂公主于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呂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

劉敬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與提猶不為防慮必有顛覆之虞

宋曰倉倉當作倉倉

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

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

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

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臣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

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

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

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上壽者，明陛下正

而不阿，因臣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

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特復為中

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

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呂賣珠為

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

為母養之，因畱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

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呂主故諸公接之名

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金帛之藏者也。董君

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

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

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言其深也。安處，何自安處也。一日：身挾大罪，迺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

不知所自。師古曰：呂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淳，如淳曰：實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菽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甲所在。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足下何不

宋曰夕當作少

宋曰注文者下當添遺

劉放曰成

田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

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曰黃金百斤為爰

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

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

已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酒埽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粹酒音信之音山鼓反先狗馬填溝

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

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山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得

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曰錢千萬從主

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

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也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

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之往也董君緣幘

傳鞞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鞞已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鞞緣幘賤人之服也傳著也鞞即今之臂鞞也傳讀曰附鞞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

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謂辭也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

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上坐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

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師古曰董君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物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

馬蹙鞞劔客輻湊師古曰蹙音千六反鞞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

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

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

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曰人臣

劉敞曰賜衣冠上者上殿

劉敞曰執當作服

劉敞曰董八當屬上句  
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

宋曰使景李在儀

劉放曰劉向說春秋城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指偃爾何必遷就魃也

私待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曰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曰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河魅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曰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

出於戶蓋曰楊門師古曰慶公魯桓公之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曰昭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公魯桓公之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曰昭

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蘇林曰曰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曰名焉賜朔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曰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曰名焉賜朔

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

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

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

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

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縵音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

不用柔韋師古曰但空言儉率也呂韋帶劔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呂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

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緼音於粉反集上書囊曰

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曰道德為麗曰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

宋曰姚本句夫無也字云何改

化民有道對

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呂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

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名也師古曰鳳闕名也師古曰鳳闕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也即

之屬宮人簪瑋瑁垂珠璣師古曰瑋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瑋音代瑁音味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鼓音代瑁音味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

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

農謂失農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

呂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絡呂隨珠和璧師古曰却退也走却走馬示不復用

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

之豪釐差呂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音快其下談謂諧謔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

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干偽反上呂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

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呂言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

隆成康之際未足言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

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

矣譬若呂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

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

遺師古曰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弁其有勇皋陶為大理師古曰大理其亦理官后稷為司農師古曰

播師古曰播也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也子贛使外國師古曰子贛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

種師古曰顏回閔子子夏為太常師古曰子夏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曰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呂為太常此說非也益

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契為鴻臚

應劭曰禹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佚益後從省耳

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呂其直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

無所師古曰無所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仲山甫為光祿音灼曰光祿主三

軍令於內政終令師古曰其巧仲山甫為光祿音灼曰光祿主三延陵季子為水衡

霸故令為馮翊也師古曰其巧仲山甫為光祿音灼曰光祿主三延陵季子為水衡

劉敞曰作夔字乃是

仲山為光祿無甫字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為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柳下惠

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諡曰惠曰其貞潔故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鮪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

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

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曰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夏育為鼎官

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頭今曰羽林為之髮正宋

萬為式道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侯若今之武侯引駕人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

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董仲舒夏侯始

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

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脰師古曰頰肉曰脰音改吐脣吻擢項

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脰尻師古曰脰脰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

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臣朔雖不肯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

方外事胡越內與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下至司馬遷皆奉

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

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

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

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

用位卑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

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智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曰智能海內無雙

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曰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數選記單誤畢常何侯何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言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呂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

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之外呂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孟師古曰

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

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

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下所得所出入也一日謂被誅戮喪其

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宋曰常字當刑

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呂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

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延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呂日夜孳孳敏行

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政同敏勉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鷥雅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

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為人之惡險而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

也冕而前旒所呂蔽明黹纁充耳所呂塞聰如淳曰黹音土苟反謂呂玉為瑱用黹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

非也黹黃色也纁縣也呂黃縣為丸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

善

固選故

選無也字

慕何

宋曰慕當

談選作馳

宋曰泉疑作

淵

殷本有也字

賢與不可選

選作倉廩

流德選作德

流

選無也字

選故

固選故

善

選無也字

選故

固選故

善

選無也字

選故

固選故

善

選無也字

選故

固選故

善

選無也字

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

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

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

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疾也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魁讀曰塊

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師古曰許由堯讓曰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迹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

胥忠諫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

子何疑

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

何怪之邪語曰呂筦闕天呂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也師古曰呂筦古管字蠡音來美反瓢音平播反

筦撞鐘

文穎曰謂蒙也師古曰音唐下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考究也

繇是觀之譬猶騶駒之襲狗

服虔曰音縱劬如淳曰騶駒小鼠也音精劬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

豚也咋嚼也音仕客反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

今呂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困固不得已此適足呂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

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呂厲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呂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

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

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呂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

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

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呂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

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也顯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七發反吳王曰可

呂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可乎

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政反夫談有悖於目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

疑何

非有先生論

大選作竊為先生不取也又是不忠作臣不忠何

弋何校

未何

然何

惑何

平何改頌

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

聽之下選有也字

其然也中人曰上可曰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曰與言上道也先生試言寡

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

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曰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曰

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曰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曰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一

人皆詐偽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瑯琊刻鏤之好曰納其心師古曰瑯琊

崩地國家為虛師古曰地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吳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

曰說讀愉愉啍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啍啍言語順也啍音許于反則志士仁

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曰拂主之邪下曰

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漸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

琴其中曰咏先王之風亦可曰樂而忘死矣是曰伯夷叔齊避周

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

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此二人者皆避

濁世曰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師古曰閒讀曰

閑閑暇也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畫計也上曰安主體下曰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耻辱負鼎

俎和五味曰干湯師古曰蒙冒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曰見文王心合意同

宋曰姚李作畫

輩作草何

深何

遂何校草發本何校

放戮聖賢選作殺戮賢臣

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已正其身推恩

已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已仁為本已義為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

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

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已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已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

亡也絲絲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始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

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已

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者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

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鳳

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

師古曰鄉讀曰鄉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已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

濟多士文王已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曰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

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

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

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

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

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

傳聞者而楊雄亦已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

子

脫臣字

之何校臣似本

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曰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曰。上

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飽食安步。曰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

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師也。朔之談諧。逢占射

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

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引

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曰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曰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畧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西川忠鳳勳氏圖印 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粹。洒

音信。又音山。鼓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似按許慎說文

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

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

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鼓反。五字。

也。嚴本即何校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

西守已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

也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

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

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已車騎將軍從大將軍

青出有功封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窳師古曰窳窳二字同耳音普救反後再已左將軍出

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已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

曰沮音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子闔反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

謂察視也石慶雖已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泣曰臣本邊鄙。已輦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已稱恐負重責。從是始矣。師古曰。始也。

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曰。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

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已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已贖子。笑曰。丞相禍

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

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

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戾園太子。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知其始。所已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

與美田。已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成邊卒糧之不足。故云。舊故。能為方計。已益之也。貨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眾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迺已邊

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已饒邊饒。邊所已行恩施。為已名援也。或曰。已胡為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許今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已給軍用。師古曰。今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已困農煩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重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已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已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補也。獄已正於

理。其已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已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已澎戶二千二

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

劉放曰。獄合屬。上。司。彭。縣。各南按東海縣。彭縣。

宋曰。故字下。景未有反。子。何。改。劉放曰。使人。至多人字。

兵入丞相府屈膝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身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

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呂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

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

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

賞罰呂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櫓也遠與敵戰故呂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母接短兵多殺傷士

衆師古曰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堅閉城門母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

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呂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

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

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皆呂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

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輜

濯士呂子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輜濯士主用斬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輜長曰濯輜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木亦作濯並音直孝反

初漢節純赤呂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呂相別太子召監

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

兵去歐四市人師古曰歐與驅同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

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

子軍敗南犇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

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

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承相斬之法也大夫何呂擅

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

旧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

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

恭通武紀作馬  
通本姓馬也後漢  
明德皇后忌其  
先人有反者易其  
姓為莽見孟康注

宋曰持節發  
下別本有兵字  
劉敞曰以當  
作已

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秬侯孟康曰秬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

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呂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

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法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釐許諾昌邑王

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

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呂丞相數有譴使巫

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

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廚車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

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

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也千秋為高寢

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

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數月遂即拜之言不移時也

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師古曰言此人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自得為相也使者曰

呂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

特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呂一言寤意旬月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

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自得為相也使者曰

呂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

特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呂一言寤意旬月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

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自得為相也使者曰

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

貫之。師古曰：貫，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

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

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迺與御史中二千

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

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

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

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

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各皇后所居也。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已

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

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

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謂告也。館，官舍也。

書曰：毋偏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

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所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

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政事

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

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弓教督

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

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

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曰：民所疾

苦於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以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以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劉敞曰：既云自左丞相流及士大夫，不及太子時人也。

宋曰權從木俗  
從才者非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呂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己為國家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人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權解在昭紀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呂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故干乘縣也被音龍師

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

逐捕盜賊呂軍興從事誅二千石呂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

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錐也欲斬人皆伏於錐上也錐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願殺生之柄威震郡國

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類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呂增威不如時有所寬呂明

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士戴反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

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

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師古曰供音伯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

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

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呂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三豫

益封二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呂外戚寵

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呂侯號稱之耳莽本呂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自訢

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

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呂告敞敞素謹

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請呂書言病一曰呂病而移居也呂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

呂聞蒼延年皆封敞呂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後遷御史

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

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

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幸也

謂移廢本  
何校呂改移

癸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

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子忠嗣師古曰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

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暉字子幼師古曰暉音於粉反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

謂之常侍騎也暉母司馬遷女也暉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師古

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暉先聞知

因侍中金安上召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暉等五人皆封暉為平

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

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

實病皆曰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

郎移長度大司農師古曰放效音斧性反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效音斧性反暉為中郎將罷山

郎師古曰放效音斧性反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效音斧性反暉為中郎將罷山

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

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

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暉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師古曰分宗族

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暉暉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

餘萬皆師古曰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暉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

平然暉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

已者必欲害之師古曰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

失卒師古曰是敗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

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

肆何改

明監本多一暉字另行起

肆注同後亦同

宗古別本給

肆何改

面見受詔副帝隸稔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稔侯廼御耳御謂御車也稔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

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

車轡入北掖門師古曰轡古奔字也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轡車抵

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

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侯

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

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已得活真人所謂鼠不容穴師古曰鼠不容穴衛寔數者也李前曰真人正人也

如淳曰所已不容穴坐衛寔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寔數數也寔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憚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又中書謁者令

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憚曰冒頓

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憚云不來憚

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

其過可已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

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

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師古曰

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已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

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憚妄引亡國已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

月已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

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行必不至河

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已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

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

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曰太

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

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

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

辭母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類曰勿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念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憚

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竭忠不竭忠

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

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居治產

業起室宅曰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

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掩昧語言

見廢師古曰掩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曰所不及師古曰蒙蔽督視也殷勤

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

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于曰盍各言爾志故憚引之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

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曰此時有所建明曰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

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餐也

祿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曰夷滅不足曰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曰忘憂

小人全軀說曰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

農夫已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已給公上師古

縣官之賦斂也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師古曰

劉敬曰憚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

舉文類作舉誤何又云案後書云尚何稱譽之有又類作譽亦通

勳何改

肉也。即今所謂燠也。包音步交。反燠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

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曰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鳥

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種一

百畝。曰。論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有野。喻已見放。是日也。拂衣而喜。

奮衰低。叩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

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雖雅知憚者。猶隨

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議皆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憚又引之。為音干偽反。今子尚安

得。曰。卿大夫之制。而責僕也。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

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

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賭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

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

呂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西河太守建平

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呂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

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

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馥。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

騶馬。狼佐成上書告憚。如淳曰。騶馬。白給騶使乘之。佐主狼馬也。有史有佐名成者。驕奢不悔。過日食之

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

當憚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

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

有君父送終語。明本無應有三字。殿本有。

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召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

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斂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

盜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

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

人倫者竊已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閒

讀曰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

陽平侯又召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

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少俛僕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俛曲背也俛音力主反常兩吏

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

可顯制者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已為人主師

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

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

被察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召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

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

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召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

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召萬

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

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

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

言大要教咸謂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謂古諳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

劉敞曰悅讀如本字自可

殿本無之字

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已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草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候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治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已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已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已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白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在頸鈇在足皆已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劇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廢師古曰廢不

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已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鈞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千向反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

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已約敕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

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已此見廢咸三公子

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已

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

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加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

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鈎音工侯反沒入

辜權財物師古曰辜推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鈎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

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

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案市師古曰受所監法

解在景紀而官媚邪臣陳湯已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頂之

執殿本

宋曰翰府下當添下字

殿本作辜罪也推專固也何校亦添罪也三字

殿本法文多四字

樞當依註文  
以未前校未審  
卷之七

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

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  
臣憂死胡三省曰後漢陳寵傳寵之曾祖陳咸不仕於世雖亦居沛各是一人

鄭弘字樛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樛古樛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

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

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濇不如弘平遷淮陽相臣高弟入為

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

語在房傳各南按公卿表宏以永光三年為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據京房傳但見言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宏言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臣治亂皆對願罷

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母與天下爭利然後

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臣為此廼所已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國讀曰境

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

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

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已

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

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外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

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

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

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彊雖未詳

同其字丁喚反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

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滿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疆圉矣桑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

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桓

桓

宋曰朱字當派先字

騁

與何

引何

呂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

同行阿意苟合。呂說其上。師古曰說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

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呂輔宰相成同類。長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馬氏周固南書

漢書六十七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

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為遺令曰吾欲羸葬。呂反吾真。師古曰羸謂及真也

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呂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

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請前。師古曰請至也願存精

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

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

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

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西京雜記云名貴京兆人黃

劉敞曰顏說非也凡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

明監本其作之殿本亦作之

聞誤問

及古問

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已。羸葬將已。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

益於死者。而俗人競已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

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

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

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已華。衆厚葬已。鬲真。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

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

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已云然。精神離形

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

曰塊音口對反。裹已幣帛。鬲已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

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與由同。管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窆音款。款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

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殞。師古曰。亂絕也。故

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

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讀曰呼。身戲讀曰呼。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丞。又置丞而連未得真官兼守之。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已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

舉籍也。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已為賈區。師古曰。坐賈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

外。十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

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

公有。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

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也。室無四壁曰室。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

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

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已建亦已有成。奏在其

劉敞曰。建之所守軍正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守于用法。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時。無正耳。各南按後。文御史守北軍壘垣。則建守北軍正丞也。

明本上堂下有皇字。殿本亦有皇字。

穿軍垣呂求賈利師古曰公請顯然為之私買賣呂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

之節亡呂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

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

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臣謹按軍法曰正

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呂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呂下行法焉

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

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呂待事也師古

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介也建又何疑焉建繇

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

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計

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

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

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宅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宅坐也蓋主怒使

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

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窮盡其事也大將軍

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

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

餘容貌甚壯呂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

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儻音吐歷反當世呂

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

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

師古曰公請顯然為之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

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

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軍中何用文吏議也

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介也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

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宅坐也

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

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窮盡其事也

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

師古曰倜儻音吐歷反

師古曰

名南按渭城屬右扶風在長安稍西即秦故都咸陽也此時蓋主第在渭城故建圍之以索賊耳

不窮盡其事也脫不字應依宋本補

各南按儒林傳東漢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為博士是白有白氏學然則白子友當即白光但彼云字少子此云字友字不同耳

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

劉敞曰多令字

三

本作請此講字乃  
閱者所改

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呂六百石秩

試守御史大夫。呂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

曰。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

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今

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呂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

所呂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

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

未有呂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

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

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呂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

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

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諸儒莫

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抗。首

而講。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曰。拄。刺也。故諸儒為之

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

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

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

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

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呂為言也。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

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呂雲治行。丞相玄成言

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呂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

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

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劉敞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

丞故云 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曰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

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

昌侯張禹曰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

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曰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

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

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龍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曰

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已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雲呼曰師古曰呼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

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祭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曰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

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

曰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因而輯之曰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

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

賓主禮因畱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

可曰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曰我為吏乎宣不敢

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

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

飲藥遺言曰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家曠裁容椁也為

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

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

而封奏也變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條錄而對之

一本無出字 殿本亦無

宋曰獄下當添治字

劉敞曰漢氏世實  
隨和珠玉謂匹夫  
至欲求索此物可  
謂與上爭衡也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

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道秦

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箕子非疏

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

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已為大將軍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

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呂舉秦

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呂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

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

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呂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

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

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

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

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賜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呂天下布衣各厲志竭

精呂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

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

南安王緣聞而起所呂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呂眾賢聚於本朝

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

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

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

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

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呂寧

也

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井并

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呂九九見者桓公

不逆欲呂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呂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

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繆公也伯繇曰繇繇繇曰由今欲致天下之

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呂升

斗之祿賜呂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嘉

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呂四海

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

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

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呂厲世摩鈍也師古曰

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砥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官喻國政利器喻賢材至

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呂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師古曰秦阿劍名歐

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今陳涉項羽乘閒而發譬倒持劍而呂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

其鋒此孝武皇帝所呂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不循伯

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迺欲呂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

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

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呂管仲為相並解於上亡

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

謂之駮欲呂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呂鄉飲酒之禮理

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

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閒者愚民上疏多

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呂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呂來天下

呂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呂

請封孔子  
世為殷後  
書

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  
宜言。大不敬。呂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

爭。孝元皇帝擢之。呂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  
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曰言為戒。最國家  
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

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大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呂戒成王。除不急之法

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  
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開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已致眾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

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命外戚之權。曰呂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曰來日食地震。呂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陰盛陽微

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幸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漢興。呂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

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呂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  
呂魁柄。師古曰呂斗為魁。喻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

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  
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說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呂為宜建  
三統。封孔子之世。呂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  
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

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呂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

曰戶牖之間謂之辰言負屨也法坐正坐也  
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臥反  
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

師古曰此臣寢所呂不安食所呂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臣

遺音也師古曰聞存人所呂自立也壅人所呂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

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

絕三統滅天道是呂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所謂

壅人呂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

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帝堯之後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呂姬

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呂自立者也今成

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始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呂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

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

統封其子孫呂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如淳曰

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了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

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呂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

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

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呂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呂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勿人

而葬之於畢示天不敢臣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孔

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呂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呂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則國家

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

有法也後聖必呂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

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

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

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時匡

衡議呂為王者存二王後所呂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召南按大傳伏  
生而著其說王  
啟金縢在周公  
既葬之後史記  
魯世家即用其  
說與孔安國古文  
金縢之說不同

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

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

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

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

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曰孔子世為湯後

上曰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

曰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曰左氏穀梁世本禮記

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曰

讀書養生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師古曰顛福一朝棄妻子去九

江至今傳曰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

曰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曰平帝為成帝後不

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

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曰血塗莽

門若鬼神之戒冀曰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

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襟戶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

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曰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

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曰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

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瞻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

志節比之欒布表奏曰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

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弼之任曰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

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

顧炎武曰贊謂  
福引呂霍上官  
之事以規切王氏  
師古謂封孔子  
後非也

行中庸也猶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猶音工據反

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

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

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贊引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漢書六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漢書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孺

呂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

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

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呂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

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  
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有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  
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  
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  
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  
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常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

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

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

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呂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上

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呂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

亦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

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曰光為

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

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

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

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音莫

戶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

崩發書曰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秭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

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曰前捕反者

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病

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

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眦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纜

同師古曰自督疏眉目美須師古曰督潔白也顧頰毛也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

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

幼主政自已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殿中嘗有怪一夜羣

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

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

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此事為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

名南按捕莽何羅日磾功也漢書入日磾於功臣表入光桀於外戚恩澤侯表是有深意存焉

另一王莽字雅莽天水人

名南按河下脫開字而城字則郡字之諱也恩澤侯表云北海河同東郡可知後益封又食注曰光初封東郡可知注脫誤顯

長主大一本無大字作長公主

殿本與此本同  
禁為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為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

左傳法

召南按武王于傳作且前之喜上疏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求不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果止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王禁等詐令人為燕王上書正得其實燕利王傳未及刊正耳

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

安女後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

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

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

求封幸依國家故事召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官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

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及父子上也及父子

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且自己昭帝兄

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

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

燕王且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

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食師古曰供止師古曰供止師古曰供止師古曰供止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

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且

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影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

在左將軍桀對曰臣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

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者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

陛下何自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首之欲反調

校尉臣來未能十日燕王何臣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

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

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

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

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詔十三年

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

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

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

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呂

承宗廟言合光意光曰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擢郎為九江

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

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

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獨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呂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

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

否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呂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

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

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呂幼孤寄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呂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呂將

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

者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呂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將軍雖死何

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羣臣後應者臣

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書大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宋曰孝者下當添所字

胡三省曰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虛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

時太后年十五六

責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

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呂承宗廟狀皇太后

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

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

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

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

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

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玉王聞召意恐迺曰我

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

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

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

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

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譚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

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

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

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年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

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

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

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

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

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大子所呂承保宗廟總壹

先立為皇太子則無明世宗不父孝宗之慶矣此舊儀不可不素講也

海內者。曰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

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

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縷直斬斬割之而已。縗音步干反。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

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

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

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則受之。退還所次。遂不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

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

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之署取節也。朝暮

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

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

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

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哀經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為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達據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

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

敢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苑。鬪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使

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二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

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

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悼。亂如是邪。

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

百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百赤。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

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

天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

劉敞曰牟者。牟也。岑牟蓋。角士肯即禰衡為鼓吏所著也。

殿本不復斬字

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沈沔沔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

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謂解脫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

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已為常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

入雞豚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

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曰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

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曰來二十七日止使者旁午如淳曰旁

午分布也師古曰從一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

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曰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

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

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宇阮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

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

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

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土也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

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

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已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

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臣一太牢具告

祠高廟臣敞等昧死已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

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光曰皇太后詔廢

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師古曰即也解脫其璽組奉太后扶王下殿出

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

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

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

致負諂於天

胡三省曰賀人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

具有節父

按自送至邸防其自裁或他人承望意旨逼之使死

宗和曰西面疑當作四面

一何校

下此亦皆光之謹慎也審其素行於置後之始此則不學為之

誅其尤無道者而派放其餘可也悉誅三百人不已濫乎

此霍光大父安頓處。按光德。燕王上官之難。故使其子孫堂親。典兵居中以衛。不思時勢。遂使。權重執過。滿盈。致禍。又基。此。蓋不涉學之患也。

見於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呂政。師古曰。師左右。

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

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

呂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

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

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

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

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呂嗣孝昭皇帝

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

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呂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

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軫音零。已而光奉上皇

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

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呂

安宗廟。其呂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

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

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

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

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呂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

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

衛尉。名南。按范。明友。為。長。與。衛尉。鄧。廣。漢。為。長。與。衛尉。

大何

李以養。視至今。為句。

名南。按范。明友。為。長。與。衛尉。鄧。廣。漢。為。長。與。衛尉。

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便房次題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為是也且出漢儀注宜以為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為之置於何時而耶自是臆說耳

宋曰此詔紀中已有

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如淳曰典為塚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

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

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奏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

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藏外婢妾臧也或曰廚殿之屬也蘇林曰椁木栢葉松身非也椁音七庸反椁音工關反字亦作栝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呂輜輅車文穎曰輜輅車如今喪輅車也孟

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呂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

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

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

世冊呂安社稷天下蒸庶咸呂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

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

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音善謂褒獎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

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瑩制而侈大

之師古曰瑩音瑩城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

盛飾祠室車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

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家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

畫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茵馮所謂馮者也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馮也繡為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

謂所何輿宋曰於此

家宋本

寵何

家

家

家

霍氏之禍皆起於顯而其萌芽則以婢為後妻也故治國者先正家

上獨猶今鴻臚所以職名

按光何惜一婢不令宗祀血食乎惜也不聞古有去義滅親之者窮侍醫之獄討顯以謝上後既自拘勿更與政歸老持陸此人臣分所當然也

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巨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

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

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

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

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

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常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

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

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之御史家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曰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

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

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

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

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

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

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

曰簿音顯恐事敗即具言實語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

而決也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讀曰豫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

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

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

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

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

召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

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

宋曰次字下當有女字

宋曰使禹官名字則官字名下當添字

先以其兵權

明本竟作意此誤

使中書令出取不問尚書一時以防權臣壅蔽然自此後任官豈安成帝以後改出外家以太后為之內主故官豈不得捷不然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權宜之計還舊章乃不至左右近習以干政耳

勲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呂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

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少自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也宣見禹恨望深

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中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

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

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

如也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

欲用是怨恨愚言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

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

將軍時法令呂公田賦與貧民發切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寔

人子師古曰寔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史反不避忌諱大將軍

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

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

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

其書後上書者並黜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

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

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謹眾聲也音許爰反

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呂實告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

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

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

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

李种公卿主維陽人徐元元為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事詳廷延傳考証

下獲

許爰

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

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

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

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

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

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

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

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為上馮子都數犯法上并巨為讓師古曰總

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

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見見捕不墜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墜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

與人相觸巨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鴟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

見黃霸傳鴟音羽驕反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

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奔市師古曰羔菟盡所以供祭也可已此

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巨下使范

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

為玄菟太守太中太夫人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

書獻城西第人馬千匹巨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

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奔市唯獨霍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

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

朕巨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

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

逆欲誑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

於何殺

宋本注文作且疾與此同

顧炎武曰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曰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間以理星廣度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蓋多不讎伍被傳詐忠終而詐讎魏其傳詐御史大夫青嬰所言頗不讎

突

諸為霍氏所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曰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曰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封章無人霍氏禁闔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入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曰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臣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

後字疑當屬上狀字讀

突當作突式棟反與字突字異義玉篇所分甚明

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有也行音胡浪反餘各已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

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鄉次下亦同也今

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迺寤而

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

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

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也

上迺賜福帛十疋後曰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

駢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駢乘

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漸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

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駢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至成帝時

為光置守家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

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武帝元

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

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

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

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

侯日磾曰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官滿側日磾等數

十人率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

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

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

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

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

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

氏師古曰題其畫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

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擁抱也日磾在前

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

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

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已殺

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

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

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

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

磾意已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地建宮

泉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

宗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

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則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剛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衷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衷中也

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也臥內天子臥處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

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挫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粹胡若今相辭以論

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挫其頸而投殿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

師古曰繇請與由司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

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

屬霍光曰輔少主師古曰屬名南按霍光同傳故蒙其光讓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

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曰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曰討莽

何羅功封日磾為柁侯師古曰柁音丁故反日磾曰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

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巨輜車

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

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

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

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

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

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

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柁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

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

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

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闔

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闔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

以帝少不受封安得來王忽自相貴之誇大將軍識不逮也

霍氏事國統逆當以義斷思

宋曰當改

宋曰及上下當添疾字

賜冢瑩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突今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

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

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

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病甚上使使者

問所欲曰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敞子涉本

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曰

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遺涉歸以皇須

更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

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

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越騎校尉關都

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

夫師古曰將亦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

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

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者威名平

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呂

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呂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

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

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

臣竝聽師古曰白欲呂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欽與族昆

弟穉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

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

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於

母故耳為父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呂孫繼祖

立廟非也

王莽方殺其子  
于姨母及姨母  
之子何有欽自  
背典禮宜其及  
也耶雖以逢迎  
時宰然其言也  
直亦欲為父立  
廟不入夷侯常  
廟比例將必至此  
不為深父

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

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

賞故國君使大夫主

其祭

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為太夫人遂尊其祖父以續日碑不復為後賞而今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

時甄邯在旁庭叱欽

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

因劾奏曰欽幸得呂通經術超擢

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知聖朝呂世有為人後之誼

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

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又又創也逆天之咎

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呂

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

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

宗大宗不可已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敷揚言殿省中

教當云云

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

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

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眾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

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

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已時

即罪

師古曰即就也

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已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心

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

日不敢還歸家已明為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

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已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謹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

受繼祿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什上官師古曰什頓也音赴

因權制敵已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

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已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

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仁術聞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

溺盈溢之欲已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纒同

獨罪欽而不及  
當此獄尤頗即  
罪當削戶南不  
得太夫人可也

宋曰姚本作後成

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已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曰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

漢書

